

■特别关注

在中国民族电影高端论坛上,与会者认为少数民族电影无论从它的民族文化特色还是其精神文化价值,都应该是最容易走向世界的电影题材——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大有作为

□本报记者 高小立

一向喜欢说真话、说实话的电影导演郑洞天在参加刚刚落幕的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相关活动时说,“北京国际电影季专门安排了民族影展这个单元,这是最有创意的一项活动,我参加了电影季的几项活动后,感觉最有意义和价值的就是民族电影展。”而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民族电影展的一个重要活动则是4月26至27日在怀柔举行的中国民族电影高端论坛。

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和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怀柔杨宋镇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民族电影高端论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电影理论工作者、民族文化学者、制作发行放映系统的专家和有关公司的负责人及少数民族电影一线创作者一百余人。有多民族参加的活动,气氛总是显得活跃而热烈,就连比较严肃的学术性论坛也不例外,无论是主会场还是分会场的论坛,大家发言踊跃,内容广泛。尤以少数民族电影文化品格和人文价值、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思考、少数民族电影与受众研究等相关话题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

郑洞天作为论坛主会场的第一位出场专家做发言,他首先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给出了自己的评价。他认为,通过本届民族电影展看到的中国电影,已不同于人们通过百亿票房对中国电影的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我们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恰恰代表了生气勃勃的中国电影,是活的中国

电影,代表中国电影正在生存、正在奋进。这些电影不管是给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看,还是给中国的观众看,至少能告诉观众的是:除了院线上演的那些影片以外(院线对此类参展影片是弃之门外的),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电影,他们不是娱乐至死的,不是醉生梦死的,不是打打杀杀的,而是现实的人生故事。

郑洞天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中国电影的信心与期待。因为无论哪个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它在面向世界时就是中国电影。正像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民族电影展执行主席牛颂在致辞中说的那样,中国的电影事业正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电影市场急剧成长的同时也提出了尖锐而紧迫的课题,即应当建立怎样的产业模式?确立何种美学战略?以及用什么样的银幕形象来代表中华民族与世界交流,赢得价值的认同和文化的尊严。这些都要要求我们必须排除眼前的干扰、迷惑和前进中的困难,作出正确的选择。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应当有所作为,也一定会大有作为。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一样,已经走入新旧时代的交替。

此次论坛在学术气氛浓郁的基础上,至少对民族电影的概念内涵、面向世界、面对市场等三个热议话题进行了梳理。首先是对民族电影概念的认同,认为现在通用的比较多的三个术语包括了民族电影、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和少数民族电影,与会者的共识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这个名称适用性比较大,它既容纳了少数民族电影导演自己的创作,也容纳了非本民族导演的创作。其次是对民族电影独特性与普遍性的认识。与会者认为少数民族电影无论从它的民族特色还是其精神文化价值,都应该是最容易走向世界的电影题材。一方面尽可能展示民族生活和文化,另一方面这种民族生活和文化的情感是共通的,是被全世界理解和认同的。文化的独特性和情感的共通性方能形成具有艺术魅力的民族电影。中国民族电影在国际上屡屡获奖,已是证明。第三,从现实角度提出了少数民族电影在保留其独特性基础上,要以张扬民族魂魄与时代精神为己任,也要正视面对电影市场的现实,要尊重观众的选择和商业的规律。

导演长春兰、麦丽丝、刘杰、宁才以他们自己创作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民族电影的丰富,表达了对民族电影难舍的感情和深切的期望,为此,与会者们呼吁,政府要从政策、税收等层面支持民族电影的创作与生产,尤其要从民族电影的源头——剧本创作和文学改编上给予扶持与奖励。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傅红星在总结发言中说,与会者从少数民族电影入手,在文化品格、美学形式、精神价值、叙事话语、景观美学等角度展开了理论的建构,学者们从民族电影的文化资源、传播途径、文化生态、

功能诉求、全球视野等方面,解析了中国民族电影生存与发展的规律,描绘了未来发展的途径。来自创作一线的艺术家的谈到了民族电影市场开拓方面的经验。导演艺术家们则从创作实践出发,讲述了民族艺术的宝贵体验,也提出了关于民族电影文化创新的诸多建议。我们今天的民族电影,不论是在产量,还是在艺术水准、技术投入上,都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具备了新时代内涵,同时我们也看到,民族电影在发展当中,面临着各种新问题。要解决民族文化艺术与商业运作等矛盾,就需要尽快摆脱市场的困境。我们的民族电影并不缺少观众,而是缺少更多的投入、调控和挖掘,甚至是我们创作者自己的准备。

近年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一直致力于打造业内的智库平台——“国产电影论坛”,本次高端论坛亦是其计划之一。作为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首次大型学术论坛,主办方将“民族电影”置于研讨的课题核心,是对“十二五”规划中提到“创新文化内容形式”要“立足当代中国实践,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积极响应。

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等著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在此次论坛上首次亮相。另悉,本届论坛的理论成果即将集结出版。

电视剧《王稼祥》即将开拍

本报讯 由中国视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和安徽京之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即将联合摄制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王稼祥》,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在近日举行的该剧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李肇星、王稼祥同志曾经工作过的总政治部、外交部、中联部、中宣部、中组部等有

关部委,中国文联、中央党史研究室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出席了发布会,王稼祥同志的夫人、97岁高龄的朱仲丽女士及30余位生前好友、亲属也到场祝贺。

中国视协主席赵化勇介绍了创作该剧的初衷。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在讲话中深切缅怀了王稼祥同志的革命经历和丰功伟绩。他希望

摄制组的同志要以老一輩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汲取他们的精神营养,团结和谐、扎实创作,力争拿出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良、制作精湛的精品力作。该剧由黄皓历时5年进行搜集、采访和创作,王一岩担任导演,王稼祥由王洛勇饰演,朱仲丽由秦丽饰演,王震、刘劲、卢奇联合出演。(视 讯)

《女人当官》:轻喜剧表现乡村女干部

本报讯 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七星影业有限公司、沈阳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联合摄制的36集电视剧《女人当官》,是编剧张继在《乡村爱情》《女人的村庄》等之后,创作的又一部表现新农村建设崭新风貌的作品。剧作采用轻喜剧的风格,以朴实幽默的语言,充满生活情趣的表演,塑造了杨桂花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妇女干部的形象,歌颂了以杨桂花为代表的基层女干部在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不畏困难、勇于进取的精神。近日,中

国电视艺委会在京召开该剧研讨会,与会者围绕剧作的主题开掘、人物塑造、轻喜剧风格以及农村题材电视剧创新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者认为,较之以往的农村题材电视剧,该剧的主题和立意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和提升,它将焦点对准致富奔小康进程中农村妇女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提高,从一个非常前沿的角度,讴歌了时代进步,表现了当代中国妇女的时代自信、文化自信,以及对自身力量、潜力、

前途的自信。作为一部融汇大量喜剧元素的作品,该剧在艺术的把握上分寸得当,具有极强的生活韵味,幽默风格中不失深刻和真实,滑稽可笑中给观众传达了許多生活的哲理。这样一种创作方法,给当前的喜剧创作、特别是农村题材喜剧创作,带来了启示意义。同时,与会者还针对剧中存在的诸如叙事节奏拖沓、人物性格缺乏复杂性与丰富性、喜剧格调有待提高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徐 健)

《娘》:除了高收视还有好口碑

本报讯 由南方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和《文艺报》社联合主办的电视剧《娘》研讨会日前在广州举行。十余位来自北京及广东等地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研讨这部不久前在全国五家卫视热播作品的成功经验。

《娘》剧播出时恰逢荧屏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同时播出的包括中央1套的《幸福来敲门》、湖南卫视的《回家的诱惑》、谍战剧《借枪》和战争剧《中国远征军》。上述剧目无论题材类型,还是播出平台和开播时间,全都优于《娘》剧。但《娘》剧却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以其质朴、真诚和动人的情感迅速吸引了大批观众,取得了不俗的收视佳绩。

与会者普遍对该剧评价较高,认为该剧拥有一种直指人心的精神力量,斯琴高娃、宋春丽等演员的表演感人至深、极具穿透力,剧中十个“娘”以毫不雷同的情节形式演绎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母爱大戏,谱写出中国草根母亲的壮美史诗。有专家指出,《娘》的播出,给谍战剧、媳妇剧、山寨剧、穿越剧泛滥的荧屏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现实主义春风,又一次显示了“广东制作”的实力与品质。

《娘》剧艺术总监斯琴高娃、编曲曲丽君参加了研讨会。(吕 丹)

中俄电影专家交流军事题材影片创作

本报讯 在首届北京国际电影季举办期间,俄罗斯电影代表团带来了《布列斯特要塞》《同一场战争》《同班同学》《烈日灼人》等11部优秀军事影片参加展映。作为首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系列活动之一,4月26日,中国世界电影学会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共同主办了中俄军事题材影片研讨会。来自中俄两国的电影工作者及专家学者20余人参加了研讨。

俄罗斯(包括前苏联)是世界上公认军事电影生产大国,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中国军事电影创作生产重地,双方创作生产了许多堪称经典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优秀作品,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在研讨会上,中俄两国电影工作者及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军事题材影片在新世纪的发展,以及促进国际间战争片创作、拍摄及理论研究等方面交流与合作的经验。同时通过研讨会也向国外同行展现了我国军事题材影片的风采,这对于加强中俄电影交流、提高军事电影创作水平、促进军事电影创新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任晶晶)

■批评家在线



三国故事在银屏上正在经受着越来越频繁的现代表意义解构。近年来,“北上”的香港影人,承接其“港味”美学理念,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此类尝试,拍摄了《见龙卸甲》《赤壁》《越光宝盒》等“新三国”题材电影。以现代的眼光去解构历史和传统,本无可厚非,但对像三国故事这样流传了数千年的经典“桥段”来说,保持其原本精髓也许是最稳妥的选择。因此,尽管上述影片取得了不错的商业价值,但其产生的偏离一再被诟病。作为香港影人“北上”大军的重要力量,麦兆辉、庄文强组合也推出了三国题材的《关云长》,这部影片大体上延续了上述三国电影的路子,但亦以现代视点来重新解读三国故事,试图以“新解历史+传统类型”来获取人文意义和商业价值,但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意义偏离。

《关云长》虽然选择了“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但并不刻意表现事件,而是以人物刻画为主,重在呈现关云长、曹操等人的心路历程。从这点看,《关云长》并不等同于一般的商业片,依旧保持着麦、庄二人一贯的思辨型创作路线。此外,影片以甄子丹为主演兼武术指导,某些动作场面有了一定的突破,特别表现在甄子丹擅长的近距离打斗场面营造上。如关羽和孔秀在狭长小巷里的打斗,尽管这个场景更适合于徒手搏斗,但为了产生更为强烈的视听效果,影片设计为两人手持兵器的搏斗。一方面长兵器不断划过墙体,使画面产生了强烈的质感;另一方面,狭长的空间内长兵器也不断限制着二人的发挥,孰胜孰负瞬息万变,整个镜头弥漫着强烈的不确定性和紧张感。此外,影片开场攻城战时既有规模和阵势,又有惨烈的描绘,随后斩颜良时的漫画风格特效也显得颇具匠心。

然而,对关云长相关三国故事过度的新解,使《关云长》和上述三国电影一样偏离了中国观众对重现历史经典的心理期望,也使影片陷入了争议和诟病。这里所说的偏离,并非仅指描绘关云长的甄子丹身高、造型与演义中的关云长相距甚远,也不是赤兔胭脂马和青龙偃月刀的差异等表面的偏离,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偏离。首先,影片中的关云长尽管是忠义和生命的英雄,但却被塑造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悲剧英雄,他始终没有走出悖论,直到败走麦城被杀。悖论之一,关云长处处践行着对结义兄弟刘备的忠诚,但却和刘备的小妾绮兰发生了情感。片中恣意地为关云长加入爱情,他和绮兰之间的感情,并非演义中与“二家皇嫂”那样的伦理化与符号化表现,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的感情,甚至剪不断理还乱,最后还相约结婚成家。悖论之二,关云长对受苦受难的百姓时刻充满着怜悯之情,但却逼死了民众爱戴的好官。影片尽力地表现了关云长对黎民苍生的关爱与怜悯,甚至他的最大理想就是战乱平息,百姓安康;荥阳太守王植被刻画成为一个心中装着百姓的好官,然而,为了脱身,关云长还是逼死了王植,被百姓视为魔头而被唾弃,还是曹操来给他维护英雄的光荣,甚至为了他的这种荣誉几乎将全体百姓杀人灭口。悖论之四,关云长一直在践行着对皇室正统的忠义,但最后仍要讨伐皇室帝梓挥刀相向。由于创作者强烈的新解意图而使影片出现的这诸种悖论,不但使得关云长从根本上偏离了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对他的定位,而且也使他的忠义英雄显得不合时宜,反而曹操的小人之道才是正道。尤其是曹操的政治远见、不拘小节和亦正亦邪的气质,让恪守忠义价值理念的关羽显得更为迂腐,甚至忠义却成了他四处碰壁的根源。且不知,这样所谓新解读的人文意义、美学创新乃至商业价值又体现在何处呢?

《关云长》在意义层面的偏离,其次还表现在对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的动机描述上。在传统演义里,关云长听到了刘备的消息后,便不顾一切地去找大哥,离开曹营是他“过五关斩六将”的唯一目的,而背后突显的是他浓烈的忠义情怀。影片中,洛阳之战前,关云长离开曹营的目的是为了找寻大哥;但寺庙疗伤之后,关羽将绮兰托付给道人从南边找寻刘备的军营,而自己则继续向北,这样便能拖延曹军为绮兰突围争取时间。如此,关羽千里走单骑的目的就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忠义了,而是为了绮兰,为了那若有若无的爱情。最终绮兰等人也没有脱险,和关羽又会合一处。此后,在曹操等人的劝说下,关云长决定去刺杀袁绍,他此举的目的不但将找寻大哥的忠义诉求抛在脑后,也置绮兰的爱情于不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只是“想为天下人做点事”。因此,可以说片中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的动机一再地游弋,十分模糊,始终没有清晰的定位,而关羽的性格也因此缺乏准确的定位,忠义品格也产生了较大的偏离。

影片产生偏离的第三方面,表现在动作层面。影片的某些动作虽然可圈可点,但影片整体的动作设计似乎和影片的颠覆主题相呼应。在传统演义和民间故事里,关羽的典型形象便是横刀立马、勇冠三军。而影片里主演兼武术指导的甄子丹最擅长的却是近距离劣步下搏击。所以,尽管片中每一关的动作设计都不一样,但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关云长几乎没有马上的动作戏。影片除了开头一小段马上对战,后面的过五关斩六将,全是步下作战。如与孔秀、韩福等人的动作戏是狭长空间内的长兵器步下打斗;杀卞喜时更是以“关门开窗”的省略方式代替;与王植的动作戏中尽管空间很有特色,但仍是被步搏击;斩秦琪一场,干脆放下大刀直接用连弩。影片最后关云长骑马被乱箭袭击,关羽左躲右闪,施展凌波微步躲的场景,更是典型的甄子丹式的步下动作。创作者几乎完全忘记了这是在塑造立马横刀的关云长。如此,影片中的关云长直接在动作层面就被颠覆了。

香港电影大举“北上”是大势所趋潮流,但在保持自身风格的同时,香港影人更应注意内地观众深层次的审美诉求和文化品味。《关云长》虽然遵循着类型商业路线且不乏思辨价值,但对中国历史经典的过分港式人文书写,使其与内地观众的审美诉求产生了偏离,进而影响了其文化品味。这种状况并非个别,应当引起众多“北上”香港影人们的关注。

《关云长》:新解意图导致的意义偏离

□赵卫防